

华夏风云丛书·明鉴篇

不许穿军装的 将军

编者：秦晓鹰等



華夏出版社

华夏风云丛书·明鉴篇

不许穿军装的将军

编者 秦晓鹰等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华夏风云》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编审：温济泽

主 编：秦晓鹰

副 主 编：戴 晴

编辑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邱 建 铁竹伟 秦海波

秦晓鹰 黄济人 戴 晴

华夏风云丛书·明鉴篇

不许穿军装的将军

编者 秦晓鹰等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960×1092 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128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600册

ISBN7—80053—117—1/K·015

书号：11484·015 定价：1.25元

目 录

从此露峥嵘

——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

座谈会始末 晓 鹰 (1)

白璧成冤

——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陈再道 (24)

“文化革命”中的朱总司令 刘启光 (71)

不许穿军装的将军 秦晓鹰 (104)

万家忧乐到心头

——记为真理而战的田家英..... 彭亚新 (167)

了不起的一票 李 垠 王之铎 马 焰 (189)

梁思成最后的岁月 林 洙 (200)

碧血丹心献中华 石 雷 (218)

题 记

当我们怀念那些在“文艺黑线”论下遭到迫害的许许多多文艺工作者时，这一段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

从此露峥嵘

——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始末

晓 鹰

沉沉夏夜闲堂开，
飞蚊伺暗声如雷。

……

喧腾鼓舞喜昏黑，
昧者不分聪者惑。

刘禹锡《聚蚊谣》

1966年初，祖国江南的城市乡村沉浸在旧历新年到来前的忙碌中，人们杀鸡宰鹅，酿酒舂米，添置新衣，虽然那时家家户户并不宽裕，但还是倾尽财

力，好象只有这样才可以催促春的萌动。是啊，谁不渴慕“灼灼百朵红”的时节快点来呢？然而，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何曾想过，即便是在光明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便是在撒播过花种，浇灌过蓓蕾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不是人人皆为护花神。

此刻，江青在上海，林彪在苏州。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休养。1965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使人们对“江南多才子”的说法有了一层新的感触，特别对上海那几把“刀笔”更要刮目而视了。这次江青的上海之行是要给自己的雄心“充电”，还是为别人的抱负“打气”，不得而知。

1月的某天，一辆“大红旗”疾驰过苏州不宽的街道，拐进一座园林式的灰色官邸。六个小时后，这辆红旗车又照原路疾驰而归，只不过比来时开得更快、更稳，似乎显示着它的主人此刻的心境。沙沙的车轮声伴着后掠的树影，恍若梦幻。隔着茶色窗纱，江青抱着双臂，唇边浮着一抹不易觉察的微笑。看来，与林彪的这次长谈，进行得十分成功。

就在当天晚上，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将军卧室的电话铃响了。他有些诧异地抓起红色保密机，透过中继线的嗡嗡声，传来一个女人柔声慢气的声音。

“我是林彪同志办公室”。虽然对方没有通名报姓，刘志坚也知道这是叶群。“江青同志想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人谈谈，你们选几个吧，参加的人不

要多。这件事林总已经同意了。”

“谈什么内容？”

“不清楚，可能，可能，唔——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吧。”待到想再问，“啪！”一声，对方猝然挂断了电话。刘志坚满腹狐疑，随即把“林办”电话内容告诉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

肖华听着听着，眉头渐渐蹙起来，象有一团乌云在天际凝聚。这几年他已经多次与这位“第一夫人”审看过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红灯记》，当然了解她那种傲岸、乖张的性格，江青对党内的政治生活极不严肃的态度，使他常有芒刺在背的感觉。肖华忽然想起毛主席1964年对文艺界的批评性意见，“会不会用批示精神来检查部队文化工作呢？”

正在他猜测之际，妻子王新兰端着一杯热茶进来，关切地问：“什么事呀？”肖华冲妻子摇摇头，新兰不再询问，只是叮嘱了一句：“早些休息吧！”便悄然退去。肖华望着新兰的背影，不禁轻轻慨叹了一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党的某些高级干部那里就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允许他们的妻子、儿女来充任办公室主任、秘书或“保健医生”。难道“外戚不参政”这一道理也不顾忌了吗？

肖华竭力使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他沉思良久，决定不管谁带队去上海，都要“约法三章”：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二、只带耳朵——听；三、江青如果提出问题，与事实出入大，暂不要与她争长

道短，回北京后交总政党委讨论。

2月2日上午，由刘志坚带队，谢镗忠、李曼村和陈亚丁来到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一行四人都身着便装，走在前面的刘志坚表情严肃，他一路上都在琢磨怎样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想到三条“约法”，不禁苦笑地想到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的一句话：“不说是金子，少说是银子，多说是废铜烂铁。”身边的陈亚丁却迥然不同，脸上挂着一种不大自然的微笑。他拿不准自己应该在见到江青时是以30年代老熟人的姿态出现呢，还是以革命文艺家的形象进行接触。

一架银色的“伊尔—18”沿着机场宽阔的跑道凌空而起，向着东南，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飞去。

二

一个多月来，豪华的锦江饭店三层楼走廊西侧总有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走动。他们魁梧的身材和脸上威严的表情似乎成了一道屏障。不仅一般旅客不敢越雷池一步，就连服务员也把脚步放得很轻。只有总领班每天要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扇门，看看寒暑表上的水银柱是否停留在20—22℃之间。

刚刚经过午休的江青懒洋洋地斜倚在草绿色的长沙发上。一阵“笃笃”的敲门声，使她突然睁开眼

睛，屏气敛声地细心倾听。又一阵敲门，她猛地翻身坐起，裹上一件黑色大氅，又重新坐下。经过一连串半神经质的动作，她才吩咐秘书去开门。

张春桥陪着刘志坚走了进来，江青故作矜持地欠欠身，用一种粗细不匀的嗓音招呼着：“春桥啊，我们把尊神们请到了。欢迎欢迎呵！”话音未落，她就从茶几上拿出一叠文件向刘志坚一推。“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人听了。”

刘志坚瞥了一眼那些文件，原来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写给平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上海文艺界的整风报告。这时，江青突然提高了调门尖声喊道：“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我去苏州找林总，要请解放军这座尊神支持我。”刘志坚趁机打断了她的谈锋，用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说：“我临来时，林办要我把一段话念给你听——”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抽出张电话记录。江青忽然停止了那种令人不快的扭动，张春桥也顿时挺直了身子。“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要……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会有很

大提高……，”

一阵狂喜撞击着江青的心。要是在平时，她不会不加节制地大笑起来，但这次碍于初次见面，不能过于失态。“噗！”张春桥划着火柴，点上支熊猫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

“这是春风呀！”江青霍地站起来，得意地抖落了那件大氅。“可以说是春风扑面、春风化雨。”烟雾后面，张春桥卖弄地补充了一句。

江青在华丽的绛红色地毯上一边踱来踱去，一边也视着毫无表情的客人。“志坚同志呀，毛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对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我要好好学习哟。你们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比地方上好一些，但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老将军不习惯别人虚伪的恭维，多年的政治生活，使他对这一套有着本能的警惕。况且，面前站着的这个人有什么资格对我军优良的革命文艺事业指手划脚呢？战功、威望、德才都扯不上，唯一能炫耀的是她的特殊身份。

趁着兴头，江青高谈阔论起来：“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我就亲自作调查，经常买票看戏，还戴上大口罩，坐在后排。有一次去吉祥戏院还碰上了原来在延安的那位交际处长了呢，嘻嘻。”她顿了顿，想让别人更加注意她的讲话。“我发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已经统治了我们的舞台啦！到处是牛鬼蛇神，到处都一塌糊涂！”

江青象走风入魔一般，话说得越来越放肆，越来越语无伦次：“他们在上海、在延安都整我，想让我当阮玲玉第二。我一个九级干部，就象叫化子一样，为搞点京剧改革，去求人家，去求演员。嗯，说起给我定级，定九级，是主席严格要求我，嗯……”

刘志坚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小范围地观察过江青，心里不禁泛出一阵阵厌恶。张春桥似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发作弄得手足无措。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清醒过来，连忙摁掉大半截烟，推了推刘志坚的胳膊：“就到这里吧，早些回去休息。今天晚上请部队的同志一起来，好吗？”

一道恼恨的目光在江青的玳瑁眼镜后面闪了闪，随即熄灭了。她明白张春桥的用心，也就不去介意。刘志坚迈着在战争中负过伤的腿，镇定地走出去，他知道，背后有四只眼睛在盯着，在估量他。

当天晚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来到锦江饭店一间宽敞的会客厅里，乳白色的壁灯洒出柔和的光，给雪白的桌布、茶色地毯和周围的山水装饰画涂上一层金色。江青一见陈亚丁，就放大嗓门叫了一声，几乎使别人吓了一跳。

“还有你呀，亚丁。多少年不见了！”未等对方反应，她转身指指张春桥：“这位你们都认识吧？呵，当今我们党最出色的红色教授。五八年那篇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就是出自他的手。”张春桥在大跃进时被上海某大学无可奈何聘为教授一事如果还可以吹

吹，那篇受到当时理论界普遍反对的文章确实是他的伤疤、心病，张春桥只得尴尬地向大家点点头。

落座后，整个房间都充斥着江青那特有的沙哑、娇柔造作的声音：“这次会议不准记录，不准张扬，特别不能让北京知道。我说的不只是北京市委，而且包括所有在北京的头头都无权知道。象彭真、周扬这种人巴不得要专我的政哩！”她用冷冷的目光扫了每个人一眼，狠狠地说：“你们带没带录音机？”

陈亚丁听到这儿，打了个冷战，原来的那一丝念旧之情惊到九霄云外去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绝非当年的李云鹤——蓝萍可以同日而语。作为“明白人”，陈亚丁决定尽力寻找讨好江青的时机，以便取悦对方。

江青挥挥手，又接着说下去：“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会不成样子？我想了很久，想通了。就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了，太久了，太残忍了。”江青喘着气，咬牙切齿地蹦出几个字：“一定要搞掉这条黑线。现在，该专他们的政啦！”

谢镗忠、李曼村两人交换着迷惑不解的眼色，刘志坚思绪纷乱已极，只有陈亚丁莫名其妙地笑着。这算什么座谈？！

“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马上就要到来——”江青拖了一个长音，就戛然而止，算是这次“座谈会”的结束语。

外面，起风了。淮海路两侧高大的梧桐树瑟瑟萧萧。幽暗的街灯把树杈的黑影映在窗纱上，象妇人纷乱的头发在摇曳、飘散。

深夜，刘志坚洗完澡躺在床上，很累很乏，却没有一丝睡意，那条被弹片打断过的腿又在隐隐作疼，“要变天了，”他呐呐自语着，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象看着一大团罩在头上的灰白色云雾。白雾里一会儿闪出林彪那张狭长、苍白的面孔，一会儿闪出江青那张被“倒龇牙”弄得下半部难看，又偏偏缀上酒窝的脸。他忽而听见带着浓重鼻音的湖北话；忽而听见一个女人沙哑、神经质的笑声……这位在长征时就领导文艺宣传的老将军再也睡不着了，索性双手一撑，坐了起来。“真是撞了鬼。把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说成这个样子，否定太多了！洪洞县里没好人啰。”他一边想着，一边趿拉着拖鞋向隔壁李曼村的房间走去。老李的房间虚掩着，里面洒出一缕光线……

从2月3日起直到19日的半个来月里，江青对这四位军队高级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神轰炸”：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指定他们“审看”中外电影共达50多部，安排观看戏剧三场。而她自己则以逸代劳。江青利用午睡后精神最清爽的时候，和这四位“尊神”闲谈了三次，与带队的刘志坚谈了八次，每次

不超过 30 分钟。自然，所有这些谈话照例都是江青的“独角戏”，其内容的乏味、单调，气氛的呆板、沉闷是可想而知的。你看，在第三次碰头会时，谢镗忠一脸倦意；李曼村百无聊赖，用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敲点着记录纸。江青生气了，一副“河东狮子吼”的架势：“我自从和主席结婚后，就是日日夜夜工作呀！把身体都累垮了。我要干到早晨 4 点才能睡觉，哪象别人那样享清福。”她用带着点表演色彩的声调叫道：“不过，我比主席还能吃苦。呵呵——我为什么把蓝萍改叫江青？就是因为江水是蓝的，青又是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种无节制的吹嘘和自我欣赏，使在场者惬意全无，但却弄得大家如坐针毡。

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刺激和厌恶之感吧！当 20 年后我访问有关同志时，他们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江青那些前言不搭后语，时而狂躁、时而冰冷的谈话。为了使人们记住袭击文艺事业的风刀霜剑是怎么劈砍下来的，我们只好用宝贵的篇幅，实录几段“老娘开骂”。

关于“人”：“前年根据主席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我提出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嗯！是个骡子也好嘛！周总理另外又开了个民族音乐会，讲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这是错误的，他应该做检讨。”

“罗瑞卿说部队文艺路线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军队也不是在真空中。”

“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不听主席的。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彭真、周扬在专我的政。夏衍主张‘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列的经，叛人民战争的道，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

关于“电影戏剧”：“《武训传》的错误是我发现的。批《海瑞罢官》很难，我克服重重困难，在上海组织了个班子。我是毛主席的文艺‘哨兵’，做了许多调查研究。”

“京剧不行了，没有几个人看。唱腔、音乐、舞蹈都要重新来、重新写。我搞京剧改革，北京给我最差的剧团。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喽！”

“《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的；《红日》写的那个连长是个疯子，拿着洋刀、骑着大马乱跑。《阿诗玛》只会谈情说爱，很糟糕。我们解放军拍《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都哭了。陈戈这个人没有阶级感情呀！电影界在胡闹，好不容易树立起一个英雄就让他死了。《东方红》不能算好的典型，最后那场的水旗舞是我坚持搞的，可是这对整体起不了作用。《海鹰》前半部是我们自己的，后面就变味了。《南征北战》、《万水千山》都要重拍。唔，好象就是《平原游击队》还勉强可以。《南海长城》看了样片，那个色彩，有的深，有的浅。演员也不入戏。嘿呵——既然叫长城，就要有正规军，海、陆、空都要有嘛！”

关于“外国的艺术”：“外国的电影大部分是腐朽、反动的。苏联电影有不少坏东西。《静静的顿河》那个格里高利就是个土匪、叛徒。肖洛霍夫这家伙要好好批。”

关于“文艺的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美化敌人，歌颂叛徒，丑化人民和军队。有的宣传战争苦难，搞和平主义，有的是低级趣味。写中间人物、写死人，死了的英雄也是死人。有的还为活人树碑立传。唉呀呀，丑死了。”

三

2月10日，肖华正在北京的住宅里焦急地等待着刘志坚的到来。上午他接到电话，说江青到杭州去看毛主席，他们要借这个机会回来汇报一下。从口气上，肖华听不出这次上海之行是福是祸，但老刘最后那句结尾却使他不安起来。“看来，文艺工作要有些大动作哩！”

屋外一阵汽车声，随着开启大门的声音，卷进一股寒气。“来了！”肖华赶快迎出客厅。

“小肖，多日不见了。”没想到进来的是海军司令员——肖劲光。

“肖司令，是您呵。”

“怎么，家有贵客吗？”

“哪里哪里，志坚他们今天晚上从上海回来，我正等他呢。”肖华边解释边端来一大盘湖南蜜桔。“尝尝你们家乡的特产，味道不错哩！”

高大的肖劲光利落地脱下大衣，露出一身平整的毛料将帅服，这位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一直保持着酷爱整洁的习惯。

“肖司令，近来好象瘦了。”

“忙哟，海军的事情太多。一批新式舰艇正在试航，南边也不太平静。”老将军剥着桔子，关切地问：“看你这副样子，好象有什么心事？”

“志坚他们被江青叫去，估计会带来重要情况。我心里总象有一种预兆……”

时针指到11点，门铃响了。“快说说情况吧！”肖华未等刘志坚坐稳，就急急催促着。

刘志坚详细介绍着，越说越激动，似乎要把这些天憋闷在肚里的话一下子倾倒出来。

“你为什么不向她说明，部队的文艺工作直接在军委领导下，方向是正确的。《长征组歌》、《江姐》都在全国很有影响嘛！”肖劲光有些不平地说。

刘志坚苦笑着，“人家是有尚方宝剑的，批罗长子那些话没有背景才怪。”他呷了一口茶，接着说：“我看她是否定太多了。这话我在延安饭店就对陈亚丁他们说过，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肖华本想制止刘志坚再说下去，但他对这位老战友太了解了。如果不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极度忧